

中共特科女战士周惠年(2) ◆ 孙月红

精心策划，谭忠余击毙叛徒白鑫

叛徒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。1929年8月24日在军委的一次紧急碰头会上,他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,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军事部长杨殷,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,江苏省委军干部邢士贞,以及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。那次会,周恩来由于临时有事没到会而幸免于难。

在彭湃等人被捕几个小时后,周恩来即得知消息。他连夜召开特科紧急会议,与中央特科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办法。会上决定了两项任务:一是摸清审讯机关及押送彭湃等人的路线,组织紧急营救;二是查清谁是叛徒,立即给予制裁。特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,具体研究了对彭湃等人的营救措施,最后决定劫法场。很快,特科获悉几天后的早晨,敌人要将彭湃等人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。周恩来立即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,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,准备截车营救。

在解往龙华前,敌人对彭湃等人要进行一次审讯。特科利用这次机会,让打进敌人内部的特科人员巧妙地给了彭湃一个暗示,暗示党组织将要营救他们,让他们做好准备。

在彭湃等人被捕后的第五天清晨,上海枫林桥的三岔路口突然热闹起来。一家电影公司拍摄外景的摄影队正在拍电影:一队运粮的装卸工正在一辆卡车上搬运大米;水果摊、修鞋匠、乞丐、游人等分布在

路的两边。谭忠余率领会开枪的红军队员躲在暗处,正焦急地盯着路的一端。10分钟过去了,30分钟过去了,60分钟过去了,押送彭湃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。周恩来闻讯,立即下令取消这次营救行动,特科人员迅速撤离现场。原来,这次行动中发生了一个意外。参加行动的人员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,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都涂着一层黄油,不能使用,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,把黄油擦洗掉,再涂上生发油,这样用去了两个小时。等他们赶到预定地点时,敌人的囚车已经开过去了。这些武器是“内线”刚从国民党炮兵营的武器库中取出来的,都是没用过的新枪,所以枪上的机油还未清洗掉。

营救失败。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等四人血洒龙华。这更加激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“红军”队员对叛徒白鑫的无比痛恨,决定立即制裁他。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察看现场,白鑫就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公馆里。周恩来等人详细研究后,制定了周密行动计划,决定在白鑫动身去国外躲避制裁那天将他处决,这项任务交给特科执行。

那天,特科的暗哨发现,范公馆前后门增加了岗哨,弄堂口还增加了两名游动的警察。下午,谭忠余、王德明等人进入了和合坊。两个“修鞋匠”监视其后门;和合坊弄堂水果店的三个“小贩”守着水果摊;在霞飞路(淮海中路)和蒲石路(长乐路)、和合坊和南贤坊之间,情侣、游人在闲逛,不远处还有两辆轻型轿车和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。



■ 设在云南路447号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

谭忠余以及所有的红军队员眼睛都不敢眨一下,紧盯着范公馆的前后门。夜色越来越浓重。10点多钟,范争波的汽车开进了弄堂。紧接着,范公馆的后门打开了一半,一个人伸头往外看了看,没见有什么异常,遂将后门大开,几个保镖和佣人搬运着几件行李向汽车走去。

11时许,白鑫出现了,由范争波兄弟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,从后门出来,往汽车的方向疾走。他们刚刚走到拐角处,突然与几个拎着行李的陌生人相遇,陌生人拦住了白鑫等人,未待白鑫等人掏出手枪,密集的子彈已射向他们。乱枪中,范争波连中三枪,其中两枪由背后穿透前胸,一枪由腰部打入,重伤倒地。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身中6弹,一弹中腹部,当场毙命。白鑫拼命向北狂奔,同时拔出手枪,谭忠余紧追

风云突变，周恩来避险住进了周惠年的家

周惠年与谭忠余结婚后,他们家也就成了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,周惠年是“家庭主妇”,家里常有“亲朋好友”走动。

周惠年的工作还是任秘密交通员。在国统区,交通员一般都是让女人来承担(苏区则男性较多),特别是娇小漂亮的女人当交通员,往往会被警察、特务忽略。周惠年后来回忆:“交通员这个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,我们执行任务,必须慎之又慎。先乘有轨电车,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,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,确定后面没有‘尾巴’,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。有些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时,腿直哆嗦,可我从未害怕过。”交通员常取送文件、钱物,在“红军”当交通员当然还要取送手枪、弹药等武器,有时还要掩护“红军”队员执行暗杀任务。“红军”男队员暗杀叛徒特务时,一般都不带枪,让交通员取送。周惠年的儿子李钊说:“我妈妈去了特科后,就在行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。红军要到哪个地方行动,不能大家都带着枪,真正做行动的人,不带着武器前去。我妈妈那时比较年轻,一打扮也挺像样的,然后就弄一辆黄包车,她坐在上面,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,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会带着武器,其实枪都藏在车里。”

周惠年与谭忠余结婚后,在一次运送武器中确实遇到了危险。那次谭忠余带领“红军”执行任务,让

她送武器。周惠年浓妆艳抹坐在黄包车上,双脚踩在踏板上的只皮箱上,皮箱里面装满手枪与子弹。车后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交通员当“保镖”。黄包车刚进入南京路,周惠年就看见前面堵着一群人,带着枪的军警正在一个一个地搜查行人。周惠年赶紧叫车夫拐进一条横马路。谁知刚刚拐进去不远,就被一个警察叫停,周惠年惊出一身冷汗。没等警察走近,她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,站在车上指着警察破口大骂:“瞎了眼了,敢拦我的车,滚开!”那个年轻的警察看着这位时髦漂亮的阔太太动怒,以为今天遇到了哪位大人物的太太,只得连声说道:“太太请走。”

在周惠年进入特科两个月后的6月份,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与一个风尘女子过夜而被捕叛变(两天后被国民党枪杀)。周恩来获悉向忠发被捕,马上布置营救,可是还没来得及营救,就传出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。周恩来等人对此将信将疑。向忠发知道周恩来的住所并有钥匙,如果向忠发叛变,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。周恩来迅速搬进一家饭店,并让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的寓所,看看向忠发是不是真的叛变了。

谭忠余带领一名红军队员,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。夜色降临,谭忠余一边卖着馄饨,一边密切地注视着周恩来的寓所。月上中天时,谭忠余远远看见几个人押着一个中年人,来到周恩来的寓所,并用钥匙打开了房门。等这帮人走后,谭忠余收了馄饨摊,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。周恩来确定向忠发叛变了。

传奇大将陈赓

尹家民



27.决不放弃这次机会

陈赓又被押回南京,但禁闭他的不再是狭小的牢房,而是宪兵司令部一幢宽敞的小楼。伙食也改善了。经过几天养歇,陈赓的健康已经恢复。

很快,渴望逃跑的心情控制了他。他觉得那条伤腿也有劲了,在50米之内不会落后于普通人。命运之神曾献给他九死一生,为什么不能争取第十一次成功?他没事儿就活动腿,并刮了胡子,换上像样的衣服。他提出要去逛公园,看戏。早已通过窥镜观察到陈赓变化的看守长,心中暗喜,深感蒋委员长软化有术。他把陈赓的要求报告给宪兵司令谷正伦,谷正伦一口答应。

逛玄武湖那天,天下着小雨,到处都是跳动的雨伞。几个跟随的看守始终盯着他。逃跑是不可能的。又过了几天。特务们陪陈赓去看戏。看着戏院渐渐坐满,灯光渐渐黯淡,陈赓突然站起来大喊:“我是共产党红军师长陈赓!”剧场里顿时哗然,座位噼啪乱响,有观众站了起来,有观众围了上来。有个新闻记者在场,不停地用镁光照相。陈赓刚一拔腿,就被身边四五个特务按住,不容分说,把他架出等候在外的汽车。从此,陈赓失去了到公共场所的自由。

有一天,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了一名法官,持有证明,要单独审讯陈赓。

审讯厅里只剩下法官和被告时,法官阴郁的目光环视着窗户、墙壁和门,用手掩着嘴干咳了一声,点头示意陈赓坐下。

“国民政府派我来单独审讯你,希望你从实招来,不得隐瞒!”陈赓讨厌地瞄了他一眼。“你叫什么?”法官问。“明知故问!”“多大年龄?”“1903年2月27日午时三刻生于湖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羊吉安,父亲陈绍纯、母亲彭学娴,祖父陈益怀,有第六人,本人排行老大。1922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……”陈赓故意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简历,没有人能听得清,记得住。

法官两个胳膊肘往桌上一架,用手掌托住额头,不急不愠地加了一句:“过去是共产党员。”“现在也是,将来仍然是。”陈赓重复了一遍。

法官没有再反驳他,而是竖起手掌,在掌心里写了一个“麻”字。他们的目光相遇了,陈赓的黑眼珠开始显出惊讶的神色:这不是他与其他地下党接头的暗号吗?他无声而疑惑地凝视着法官。

“麻老广派我来的。家里人要我通知你,正在给你准备吃的。你要暂时改变一下态度,不要肝火太旺……”法官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。

“真的?”陈赓问。法官说到这里停住了。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过去了。审讯室里只听见各自有节奏的呼吸声。陈赓急不可耐地等着法官把话说下去,但他却沉默不语。

门外响起了脚步声,进来一个穿着黑制服的宪兵,手里提着一副亮晃晃的手铐。

“把人带回去!”法官大声吼叫着,脚下踢得什么东西咚咚响。

回到看管室,陈赓心里翻腾开了:这究竟是福音,还是陷阱?法官说的麻老广他确实认识,暗号也对。但这个法官他却从不相识,嘿,管它呢,先按他说的办:不就少骂几句吗……过了几天,法官又来提审他。一般问话之后,法官终于走近他身旁,低声说道:“一切已经就绪。三日晚饭后,注意脚底下……”

三天就像过了三年!

第三天,陈赓吃完晚饭后,先窗前窗后观察了一番。窗外面钉着粗大的铁栅,窗口离地面3米多,跳不出去。外屋里特务和几个女人正在调笑,麻将抄得山响。门口也无法通过。脚下?脚下是坚固的木纹地板……他多少有些疑惑。但他决不放弃这次机会,即使被发现了,顶多是个死。

他站起来两次。一次他踮起脚尖贴近门板,听听外面是否有人偷看。另一次,他小心翼翼拿木片塞进门底下的缝,免得门被突然推开。

后来,外屋响起了八下钟声。那元长的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震耳,这般凄惨。房屋渐渐变得昏暗。灰白色的点点星光开始布满天空。白色的窗帘慢慢变黄,又由黄变蓝,最后慢慢染上一层黑色,跟夜空的颜色一样。

4.检查报告出来了

做穿刺检查的前一天,我参加了一个宴会,席间,高希均教授首先发现我变瘦了,接着,郭台铭先生特地把我拉到角落,不但仔细询问我的状况,还郑重告诫我:“开复啊!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大意!这样吧!当年为了救我弟弟,我和台湾最优秀的血液肿瘤科专家都成为朋友了,我来安排,你马上去找他们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拨通了电话。

在他的协助下,我转诊到台大医院,由顶尖医疗团队为我治疗。很快,我做了腹腔镜手术,医生从肚子里取出一大块肿瘤样本,再做组织培养。两天后,诊断报告就出来了。

“李先生,我们确定是淋巴癌第四期!”主治医师唐季禄轻轻地说,仿佛语气稍稍重一点儿,就会把我压垮似的!其他三位医生个个面色凝重地坐在我旁边,但没有一个人是看着我的。我的目光只能落在主治医师脸上,他试图躲开,迅速低下头,但又不得不抬起头来迎向我。

“怎么可能!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呀!”尽管心里早知不妙,但我还是和医生抗议着。虽然我的腹部有二十几个淋巴肿瘤,但除了长期睡眠不足,淋巴癌的几个主要症状如失眠、盗汗、皮肤瘙痒、发烧、有明显可触及的肿块……我一个也没有呀?

“是是是!确实是这样!你的状况是有点儿特殊,我们把你的病例送到美国与几位专家交流过,你的癌细胞全部集中在下腹腔,并没有扩散到横膈膜以上,骨髓也没有感染,但肿瘤的数量实在太多了,严格说来,还是要归类为第四期!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我的心绷得紧紧的,脑子里一片混乱。“其实也不用太紧张,淋巴癌第四期与肺癌、肝癌四期不完全一样,不见得就是晚期癌症,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……”唐医生赶紧安慰我。

这时候,前一家医院的检查报告也出来了。诊断结果都一样:滤泡性淋巴瘤,都分析是第四期!医生同时告诉我,淋巴瘤是无法治愈的疾病,一辈子都会潜伏在我的体内。这就像身上总背着一个未爆弹,与我形影不离;只要我一不留心、稍稍逾越了它能忍受的界限,

它就会把我彻底摧毁。

我正处在人生最好的时候,我身上还带着经历过苹果(Apple)、微软(Microsoft)和谷歌(Google)打磨过的光环;我婉拒了谷歌以优渥的条件挽留我,踌躇满志地自己出面筹组创新工场,希望能帮助有才华、有创意的年轻人开创事业;各界对我投以高度的关注,投资人对我信赖有加,许多令人叹赏的优秀人才愿意跟我一起努力……我在微博拥有5000多万粉丝,影响力与日俱增……一切一切,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完美无缺了,可是,老天却在此时给了我狠狠的一击!

之前,我始终存有一丝幻想与期待,在医生还没有确诊病情前,我一直没把可能是淋巴癌第四期的消息告诉任何人,尤其不知道该怎么跟先铃说。她自22岁与我共组家庭,就一心一意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在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家。我和孩子就是她的全部世界,假如我真有个三长两短,她怎么办?孩子怎么办?一想到这里,我的心都碎了!男儿有泪不轻弹,人生到此,我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……

唐医生为我详细分析了所有的可能,然后建议我做出选择。我自己也上网搜索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报告,大致掌握了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方向主要有以下两种:一是标靶治疗,二是化学治疗。

化疗是一个月做一次,等到确定血液里面的癌细胞已清除干净,就要抽取干细胞,做冷冻培养。因为淋巴瘤虽然是慢性的,并无立即致命之虞,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在其他部位复发,一旦肿瘤长到两厘米以上,就得再做化疗,而且第一次的化疗药物就不能再用,必须另外选择副作用较大,也较猛烈的药物。如果转移到骨髓,那就致命之虞,疗法也困难许多。

毒性较低的滤泡性淋巴瘤转移成毒性高的恶性淋巴瘤的概率是每年1%,看起来概率很低,但每年增加1%的概率,如果我打算再活30年,累积起来的概率也不小。不过,新的医疗技术发展迅速,不断有令人振奋的病例出现,例如,一个原本令群医束手无策的白血病患者就是用免疫疗法成功治愈了。

向死而生



我修的死亡学分
李开复